

裁军谈判会议

25 June 2013

Chinese

第一二九二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13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35 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穆罕默德·萨比尔·伊斯梅尔先生..... (伊拉克)

GE.15-03519 (EXT)



* 1 5 0 3 5 1 9 *

请回收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292 次全体会议开始。

由我和我代表的国家伊拉克担任裁谈会轮值主席,我感到非常荣幸。出于作为会员国所做的承诺以及根据伊拉克秉持的国际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外交政策原则,伊拉克非常重视这项工作。

裁谈会是经联合国全体成员授权、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机构,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

我们认识到,在这个论坛的关键时期,裁谈会肩负着重大职责。

过去 16 年里的僵局阻碍了我们达成全面和均衡的工作方案,但我们致力于向前推进,探讨所有可用的选项和备选方案,促成所有成员国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让裁谈会继续授命开展的工作并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周宣布,今天在伊拉克开始担任裁谈会轮值主席国之际,我们迎来了伊拉克外交部长。

请允许我暂时休会,陪同伊拉克外交部长进入会场。

上午 10 时 40 分停会,上午 10 时 41 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谨向尊贵的来宾、伊拉克共和国外交部长霍希亚尔·兹巴里莅临会场并发表讲话表示热烈欢迎。

他今天莅临此地,清楚表明他本人和伊拉克政府对裁谈会的重视以及对推进此项工作的承诺。感谢外交部长阁下莅临参加我们的会议。

请外交部长霍希亚尔·兹巴里致辞。

伊拉克外交部长(以阿拉伯语发言): 尊敬的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兼裁谈会秘书长卡西姆·托卡耶夫先生、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安格拉·凯恩女士、阁下们、尊敬的常驻代表们;

我由衷地感谢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参加裁谈会,而且今天我也很荣幸在这个国际多边论坛上发言,一是作为 1997 年伊拉克加入裁谈会后首位在裁谈会上发言的伊拉克外交部长,二是作为致力于多边主义理念的伊拉克的代表。多边主义加强了国际社会为强化国际裁军机制和确保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扩散的共同责任的可信度。伊拉克正努力在本区域和国际环境中作为一项稳定因素,不以任何方式加剧世界任何地方的紧张局势和不稳定。借此机会,我向诸位保证,伊拉克政府将根据伊拉克共和国《永久宪法》的条款,遵守其在有关裁军和不扩散问题的国际条约和公约下的义务。

主席先生,伊拉克政府高度重视全面彻底裁军问题,这是因为伊拉克政府认识到,军备竞赛对于和平与安全毫无益处,是局势紧张和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伊拉克政府对裁军和不扩散条约和公约的承诺是因为伊拉克政府认为,普遍加入和无差别地遵守有关彻底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际文书,不仅是向国际社会做出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这类武器的真正承诺的基本前提,而且也是通过多边协商

缔结共同协定、从而达成共同、务实的解决方案、以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前提。因此，伊拉克已经加入了所有主要裁军条约，并申明关于遵守所有条款和要求的承诺，特别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生物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的条款和要求。伊拉克在 1969 年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而且还是如下文书的缔约方：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适用保障监督的附加议定书范本、《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集束弹药公约》、《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以及《武器贸易条约》。伊拉克还尊重与国际裁军和不扩散机制相关的其他安排和措施。

主席先生，由于区域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日益增多、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带来的危险日益严峻以及裁军领域出现的僵局，裁谈会此前虽然取得成就，但在这极为艰难的时期，裁谈会令人遗憾地走到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尽管如此，伊拉克仍然对作为裁军问题唯一多边谈判论坛的裁谈会给予特别重视。所有这些因素都危及到国际稳定，因为在过去大约 17 年里，裁谈会因未能就工作方案达成一致，在裁军条约谈判中未能发挥好分配给它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加紧努力，根据议事规则以及在裁谈会议程议题方面取得进展的需要，起草一份全面和均衡的工作方案，应对所有会员国的关切。在担任裁谈会轮值主席期间，伊拉克将与会员国一道，就旨在实现各国在裁军领域、特别是核裁军领域的各项目标的工作方案达成一致，以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

主席先生，伊拉克赞同其他许多国家的看法，认为有必要保持将核裁军作为裁谈会的优先事项，使其符合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1978 年)最后文件赋予裁谈会的特殊地位，以及符合国际法院 1996 年发布的咨询意见，其中写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一般都是违反武装冲突中适用的国际法规则。有义务诚意地进行并完成谈判，导致在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实行所有方面的核裁军。”因此，应再次强调的是，彻底的核裁军必须是我们的优先事项，考虑到这些武器的毁灭性质，完全和彻底地销毁这些武器对于全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这些武器的继续存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申明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增长，不受歧视或不受阻碍地为和平目的开发、生产和使用核技术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只要这些活动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管控并且符合不扩散机制的要求。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阐明我们对裁谈会议程基本问题所持的立场，特别是与工作方案有关的四个问题。

首先，关于核裁军问题，尽管近期国际层面在这个领域采取了积极举措，但继续保留很大部分的核武库和开发新类型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仍然让人感到担忧。这一领域的技术进步必定会增加继续储存这类武器的内在风险，而且这个议题仍将是裁谈会的优先要务之一。因此，伊拉克将鼓励拥有这类武器的各国做出努力或展开谈判，从而实现显著减少核军备的目标。建立无核武区在推动核裁军中将会非常有用。

其次，关于消极安全保证，有必要就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达成一致，核武国家将向无核武器国家无条件做出保证，不会针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特别需要明确为实现这一目标取得进展的途径。作为签署条约自愿放弃核军事选择的无核武器国家，提出公正、合法的消极安全保证要求，是一项重要因素，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步骤，即使不能被视为实现全面核裁军目标的备选方案。因此，我们敦促裁谈会再次加紧努力，构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让无核武器国家可在这个框架下得到这类保证。

第三，关于裂变材料生产问题，当前生产这类材料对于实现核裁军和不扩散目标构成威胁。因此，伊拉克支持关于建立协调机制的设想，以拟定一份无差别、多边、国际可核实和有效的条约，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

第四，关于外层空间问题，我们将其看作人类共同遗产，只应出于和平目的对其进行探索，这是因为外层空间的军事化会造成昂贵和破坏性的军备竞赛，这是必须防止的。因此，裁谈会应考虑通过一份国际文书，防止外层空间武器化。我希望借此机会表示，我们欢迎任何有益于防止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的草案。这样的草案将与其他和空间活动有关的建立信任倡议一样，成为推动实质性讨论以确保外层空间非军事化的建设性倡议，并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为目的。

主席先生，伊拉克希望重申支持建立无核武器区作为消除核武器的重要步骤。我们请您呼吁国际社会不仅要依照 201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最后文件所述的行动计划，并将其作为基本途径，执行 1995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通过的有关中东问题的决议，而且还要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687(1991)号决议第 14 段、每年全体一致通过的相关大会决议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决议指明的目标，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487(1981)号决议，因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取决于消除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

国际社会未能于 2012 年 12 月在赫尔辛基召开中东问题会议以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这相当于否认了 201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做出的承诺，会削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可信度，还会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审议进程和核不扩散机制整体造成负面影响。以不可接受的托词无限期延迟会议的责任，应由联合国以及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保存国发起和组织会议的国家承担。

最后，我希望借此机会感谢六名联合主席为重振裁谈会所做的努力，从而让裁谈会在解决与裁军及不扩散相关的问题中发挥积极作用。祝愿您和联合主席工作顺利。非常感谢。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尊敬的伊拉克外交部长的发言，他要求我们继续努力，克服我们当前面临的困难，这正是我们打算着手的工作。

请允许我暂时休会几分钟，陪同外交部长离开会场，会议将很快继续进行。

上午 11 时 1 分停会，上午 11 时 03 分复会。

凯恩女士(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以英语发言): 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在裁谈会上发言。我对裁谈会工作的记忆可以追溯到多年前, 远在我被任命为联合国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之前, 当时我在前裁军事务部工作。尽管时代已经改变——当时, 前苏联还存在, 冷战处在最后几年——但裁谈会这个机构却一如既往地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在联合国工作的人仍然重视裁谈会在裁军领域多边法律义务谈判中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听到加强裁军领域“法治”的声音时, 必定会想到裁谈会。

在这个艰难的裁军领域制定法律, 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 有时还让人烦恼, 这并不让人奇怪。这是一个与其他立法领域并无二致的简单事实。国际法往往是逐步为应对各类事件而拟定, 而且其具有的持久和强制特点非常自然地会让各国在通过新法律规范时表现得非常慎重, 这通常伴随着长期的外交进程。美国前副国务卿托马斯·皮克林(也曾担任过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曾表示: “外交不是速溶咖啡。”

虽然认识到外交工作这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但公众以及裁谈会和整个联合国的许多会员国有理由表达对于裁谈会未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完成使命而感到失望。鉴于对优先事项和对全体一致原则的应用范围存在长期分歧, 裁谈会未能打破僵局, 这种失望引起了对裁谈会是否有能力履行职能的真正怀疑。年复一年, 这种僵局使得许多人提议另设谈判平台。这种僵局持续时间越久, 寻求这类选项的诱惑就越大。

从个人来说, 我不欢迎这种事态发展, 因为我非常重视裁军规范的多边性质以及确保这些规范普遍适用的目标。一些国家结成联盟商定的条约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 可以促进国际和区域安全, 对此不应存有疑问。但这样的条约也有不足之处, 就是难以形成普遍的共识, 而这种共识恰恰是寻求实现真正裁军目标的安排或条约的关键要素之一。当我们谈及消除某类武器时, 我们必定是说要在所有地方消除这种武器, 而不仅是在有些地方消除这种武器。这个词语确实没有其他解释。

因此, 同意和达成共识并非仅是某种不便, 而是构建真正普遍范围的裁军规范的基本要素。但是, 我们今天看到的远远超出了就普遍规范达成共识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伟大的机构(裁谈会)在功能上被一种可称为“以我为先”的做法所左右, 如果不改变, 这会危及裁谈会作为联合国裁军机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存在价值。在需要表现出灵活性和做出妥协的地方, 我们却看到强硬表态和将国家谈判立场转变为不可改变的目标的现象。我在这里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成员国, 因为有关优先事项的争论现在几乎已经成为裁谈会的通病。

毫无疑问, 裁谈会每个成员都致力于全球核裁军和许多其他共同的多边裁军目标。但是, 所有成员拥有的共同点并未带来启动谈判最急需的进展。当前僵局

的最后结果是对现状事实上的认可，而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

一些人可能会说，裁军过程中真正的进展必须首先等待重要国家之间解决政治争议，特别是那些拥有最大武器库的国家。但是，这样的观点却忽视了各国之间在建立互信和信任的过程中，可以为推动裁军问题取得进展作出诸多贡献。我们都知道，裁军并不是出于善心，裁军是被广泛认可为加强国家安全以及强化国际政体和平与安全的高度有效和可靠的途径。

裁军是一项安全政策。裁军不足会带来真正的不安全。在裁军问题上缺乏谈判也是最让人遗憾的，这意味着甚至缺乏意愿去寻找途径，应对和克服裁军带来的诸多挑战。

因此，我今天恳请裁谈会的所有成员，谨记秘书长潘基文反复向诸位提出的建议，恢复这一杰出机构富有成效的工作。有所作为才能书写历史，而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凯恩女士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之辞。下面请美利坚合众国武器管制、核查与履约局负责核与战略政策的首席副助理国务卿安妮塔·弗里特女士发言。

弗里特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首先，祝贺伊拉克担任裁谈会轮值主席国，并特别向外交部长兹巴里表示热烈欢迎。美国全力支持你们的努力。

美国与那些寻求在军控和裁军问题上取得真正和快速进展的人站在一起。正如奥巴马总统 6 月 19 日在勃兰登堡门宣告：“公正的和平意味着追求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安全世界，不管这个梦有多么遥远。”

在向柏林民众发表演说时，奥巴马总统宣布将采取更多举措，调整美国的核政策，使其符合二十一世纪的安全环境。他交给国防部的新指导方针将促成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

对我们的核力量进行全面评估后，奥巴马总统确信，在将新的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确定的战略核武器部署水平削减至多三分之一的同时，我们可以确保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安全，并维持稳固而可靠的战略威慑。美国的目的是与俄罗斯联邦协商削减核武器，以便继续超越冷战时的核态势。

更多有关总统新的核武器指导方针详情，请各位同事参考 6 月 19 日白宫的情况报道《美国的核武器部署战略》，并将此文件作为裁谈会正式文件分发。

在柏林，奥巴马总统还强调美国为实现我们的最终裁军目标将采取更多具体举措，并确定了为实现这一点的具体措施。他承诺美国将与北约盟友一道，寻求在欧洲大胆削减美国和俄罗斯联邦的战术核武器。奥巴马总统宣布，我们将在 2016 年主办一次峰会，继续努力确保全世界的核材料安全，重申美国政府致力于在美国努力获得支持，以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呼吁所有国家开始有关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

此外，奥巴马总统强调我们近期加紧努力，阻止核武器的扩散，并且降低美国核武器的数量和作用。由于签署了新的裁减战略武器条约，我们正在将美国和俄罗斯部署的核弹头数量削减至 1950 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柏林宣布的雄心勃勃的努力，是奥巴马总统为推进 2009 年布拉格议程采取的系列具体步骤中的最新一项。我们采取这些行动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以及我们在加强国际不扩散机制中的共同利益。

我们在日内瓦开展的工作是努力捍卫我们的共同责任和加强不扩散机制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可通过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努力工作，为这些努力做出实质性贡献，但不能仅限于夸夸其谈，必须集中精力采取一致行动，努力推向前进。

事实上，自成立伊始，裁谈会就是要作为一个谈判机构运作。在过去，裁谈会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但遗憾的是，近年来裁谈会始终未能履行承诺。

将近二十年来，裁谈会让人感到失望，未能达成任何形式的具体多边军控协定。特别是，裁谈会仍然未能完成明确的任务，立即启动关于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谈判。

我们甚至未能迈出最重要的第一步，为裁谈会通过一份实质性的工作方案，让我们在裂变材料禁产条约方面取得具体进展，而不是说得多，做得少。

这不是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期望，也不是我们对于自己的期望。

尽管裁谈会迄今还存在不足，但美国仍然致力于实现共同的长期核裁军目标，而且我们仍然通过切实的措施，将精力放在取得具体进展上。正如奥巴马总统在柏林所说，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一步始于日内瓦，就裂变材料禁产条约举行谈判。这部条约已被延误多时，有必要为沿着漫长的裁军道路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打下基础。

美国代表团愿意现在就与大家一道开始努力，确保裁谈会变得稳固、具有相关性和健全，能够履行其使命，并进一步巩固其作为杰出的多边裁军论坛的传统。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安妮塔·弗里特女士的发言及其对伊拉克外交部长和主席的友好之辞。

在我们继续开会之前，我希望向我们最尊敬的同事道别：智利大使奥亚尔赛、德国大使霍夫曼、印度大使梅赫塔、荷兰大使范登艾塞尔。多年来，你们为裁谈会的工作做出了宝贵贡献。你们都在同一时间离开，确实让人感到遗憾。我谨代表裁谈会和伊拉克政府，祝愿你们在新的职位上工作顺利。

由于这是我担任裁谈会主席主持的首次全体会议，我希望讲几点意见。

首先，我要向各位同事和前任表示真诚的感谢，他们在提交工作方案草案的整个过程中，为寻找解决办法恢复裁谈会的实质性工作做出了宝贵努力。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裁谈会未能正式通过一项工作方案，这就不能让裁谈会根据其任务规定履行职责和开展实质性工作。在评估裁谈会及其工作时，由于裁谈会多年来并未取得进展，这发出了消极的信号。同时，国际社会期望取得切实成果并通过工作方案，因为这会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依照裁谈会会员国不同立场对裁谈会核心问题进行快速审查后，我们得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一方面，所有相关各方都在寻求并希望达成一项全面、均衡的工作方案。但另一方面，每一方对于如何达成这样一项方案都有自己的解释。因此，我们必须展示出创造性，在裁军核心议题上融合不同观点。在此背景下，我希望证实，根据联合国各项决议，对裁军问题的政治注意力日益增加，而且国际政治氛围也更加有益于推动多边裁军问题，因此我们将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一势头。

作为裁谈会主席，正如此前所述，我将与各代表团和区域集团协商，听取和记录磋商中获得的各类观点，从而推动审议工作。裁军的核心议题将以我的各位前任采取的倡议为基础，并同时考虑到他们曾经面临的阻碍。

我请所有会员国展现出灵活性，让裁谈会一劳永逸地结束僵局。

正式通过一项工作方案，是会员国的共同责任，这是指任何开启裁谈会有效运作的工作方案协定都将取决于裁谈会本身，换句话说，就是取决于裁谈会的所有会员国。

2013 年会议期间，多次未能通过工作方案。此后，我们应严肃思考阻碍裁谈会达成一项工作方案的障碍和分歧。因此，我们必须讨论各类要素和立场，从而融合各方观点。

我将与会员国和区域集团开展公开协商，讨论我们刚才提到的不同立场和各类挑战。

最后，在与代表团协商期间，我还打算讨论裁谈会秘书长卡西姆·托卡耶夫先生在 2013 年 6 月 18 日提出的建议。根据这些协商结果，我们将考虑是否专门举行一次全体会议讨论这些建议。

我还保证，我将本着对话、理解和公开的精神开展工作。

如上所述，闲话少说，我在此请希望就这些问题发表看法的代表团自由发言。智利大使要求发言。对不起，第一个发言者是德国大使，因为在我的名单上，第一个是德国，然后第二个发言者将是智利大使。很抱歉。

霍夫曼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祝贺您就任裁谈会轮值主席，我向您保证，德国代表团将提供全力支持。

非常高兴看到联合国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安格拉·凯恩女士今天来到我们中间，非常感谢她富有见地的发言。

主席先生，正如你指出，这将是最后一次参加全体会议，我将在几周后离开日内瓦，感谢您对我的友好之辞，这属于这些即将离任的代表团负责人。

在我即将离开之际，我希望向您和同事们分享一些我的个人思考。我可以说得轻松一点吗？可以说，我感觉像是某一区域集团的代表，必须习惯性地宣读长篇大论。所以，我请您今天将我看作是一个人的集团，因为有一些事情我希望将其记录为我的告别词，这就像在结束我的裁军事务职业生涯。

当我在 2009 年 8 月初首次发言时，对于裁谈会即将克服其长期以来的僵局希望高涨。当时在阿尔及利亚担任轮值主席国时，全体一致通过了一份具体、有实质内容和非常切合实际分配任务的工作方案，大家期望裁谈会在经历诸多困难后能够再次做应当做的事，也就是拟定裁军和不扩散领域的新条约。

我对这项任务非常期待，因为从我还是一个对安全政策和裁军问题感兴趣的年轻学生的时候起，我就深信核武器的存在对人类构成可怕的危险，必须竭尽全力取得进展，建立一个不受核武器威胁的世界。在我成长的国家，两个大国在冷战时期沿边境线形成核对峙，对我来说很自然就对这些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作为一个学习历史的学生，我非常清楚，任何对核武器的使用都会造成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后果。奥巴马总统在柏林发表演说时，简洁地归纳了我们面临的挑战：“只要核武器存在，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安全。”

在努力与核武器的出现带来的全面挑战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我始终认为，谴责那些寻求拥有或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行事荒唐，以此让事情变得简单，这并不是心智成熟的表现。我始终认为，真正的挑战是努力了解各国为何认为必须依靠核威慑来确保自身的安全，在有了这样的深入了解后，再来思考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建立一个各国都会感到足够安全的环境，从而放弃核武器选项。

我的结论是，为实现无核武世界，一方面要坚定地做出裁军努力，另一方面应坚定地克服根深蒂固的政治对抗和冲突，并消除其根源，这两方面应齐头并进。而且我认为，不应抱有任何幻想：如果我们希望在裁军方面取得成功，同时必须有效防止扩散。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哪怕有些微的可能性表明核扩散可能初露端倪，打算彻底放弃核武器的意愿便会立刻打消。这是非常明显的，我认为难以理解的是，为何一些无核武器国家仍然对签署国际原子能机构附加议定书犹豫不决。

就已经签署的协定以及已经削减的武器库和武器级材料来说，核裁军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不应被忽视。

同时，公平地说，在冷战结束后，在缩减武器库规模和降低核武器在安全理论中的作用方面，对于取得更快的进展还存在着广泛期待。我认为，抱有这种期待的原因之一是认为核武库水平已经达到冷战时期的峰值，大约 70,000 枚核武器这样惊人的数量，这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对各国经济福祉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正如我们见到，这确实危及各国的生存。人们只能希望我们都从中汲取了教训，不再简单地使用对军事武器库绝对规模进行机械对比的方式来看待安全问

题，而是以更广泛的框架和视角来看待安全问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世界被过度武装了，但是对和平的投入却不足。”这才是说到了点子上。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2012 年军火转让数据库数据列出了 9 个国家，这 9 个国家拥有共计 19,000 件核武器，其中大约有 18,000 件核武器掌握在俄罗斯联邦和美国手中。在世界范围内，有两千件核武器处于高度临战状态。我认为无需再对这些数字进行赘述，特别是在试图回答规划人员认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或应当具体如何处理这些核武器的时候。未来十年，在这些核武器全套设备上的开销也高得惊人。且让我尤为担心的是，尽管如我们所知，冷战地区的核武器竞赛在过去 25 年左右已经明显缓和，但同时其他地区却显现出来，已经开启了公开或暗中的核武器竞赛，这在建设武器库领域和随之出现的建立有限或战术核战争理论领域急剧发展。人们确实是希望这样的事情到现在已经湮没在军事战略历史教科书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只能对奥巴马总统近期宣布的计划欢呼，这个计划是将美国部署的战略核武器至多减少三分之一，寻求与俄罗斯联邦谈判削减核武器，以超越冷战时期的核态势，以及寻求在欧洲大胆削减美国和俄罗斯联邦的战术核武器。如你们所知，后者对于德国是一个尤为重要的目标。我们当然对奥巴马总统选择柏林和勃兰登堡门宣布这样的政策感到无比荣幸，而且我还感谢代理助理国务卿安妮塔·弗里特女士今天莅临本次会议，告诉我们更多详情。

人们只能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方向上尽快向前推进，而且我们不会回到冷战思维，让军事再次主导讨论活动，让不同行为者的核武库数量继续增加。201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行动计划明确规定，需要“削减和消除各种类型的……核武器”，并且“鼓励，特别是在这方面鼓励那些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行动 2(ii)）。

在对奥巴马总统的声明做出响应时，德国外长威斯特威勒指出：“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是一个愿景，而不是幻象。”

我本应谈及裁谈会的工作，但为何我做如此冗长的评述？答案很简单：所有这些构成了我们的工作背景，以我本人的经验来看，我们面临危险，可能忽视对我们日常工作——“工作方案”、“四个核心议题”、“议事规则”和其他裁谈会正在讨论议题的重视。

我们在裁谈会内的任务是制订全球性的裁军和不扩散法律机制。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视野并不局限于核议题，因为裁谈会还有其他议程，这个事实看起来确实没怎么考虑到。我依然认为，例如，在裁谈会内部寻求达成禁止太空武器化的条约确实是非常值得做的事情，即使这并不是今天或明天就需要我们担忧的问题。

遗憾的是，我们在 18 年里并未就长达数十年议程上的任何项目成功达成哪怕一份新的条约。我了解到各国都有不同的愿望清单，但我不理解为何全体一致处理一项议题会如此之难，我们所有这些声称希望实现一个无核武世界的人应将

这个议题作为通向无核武世界的一块铺路石，也就是禁止生产用于制造核武器的燃料。

这样的一份条约至少会带来两个非常重要的好处。这会明确表明国际社会结束数量上的核军备竞赛的决心；其次会建立一套国际核查制度，作为将来无核武世界核查制度最为宝贵的试验。

可以这样说，我不了解为何那些通过催促我们立即就一份核武器公约进行谈判以便直接实现目标的人，看起来在支持这个重要的紧急举措上还在持保留态度。尽管我并不明白为何一个人不能同时支持两个项目，但我确实看到了将整个身家押注在一个非常具有雄心的长期项目上(我们都非常了解)而忽视具体、务实和可行的下一步举措所带来的危险，这个下一步举措同时对裁军和不扩散都是有益的。而且对于那些争论称一份禁止为核武器生产燃料的条约由于会间接使得拥有核材料和不拥有核材料的人之间的分歧合法化而带来问题的人，我想说的是：为何将这样一份条约称为未来通向无核武世界铺路石的条款不可实现？那不就正是他们近期一直所倡导的“铺路石”方法吗？

事实上，我们非常接近于开启这项重要工作。在我在这个会议室度过的 4 年时间里，为启动这个项目所作出的尝试——并由此让整个裁谈会在长达十年的僵局后启动——只是反复受到一个，而且是同一个会员国的阻拦。我不知道任何其他几乎难以达成共识、有着完全不同立场的工作方案草案是如何达成的，但我总是在想，事实上是否做出了足够努力劝说这个持不同意见的成员。

这让我想到了全体一致原则，这是在裁谈会受到诸多争议的问题。我的印象是，太多人的所作所为表现出来的就像是，全体一致指的是一个人必须始终坚持自己倾向于得到的成果，而不是为了集体向前推进的利益，接受他可以接受的结果。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一些人将任何工作任务的障碍设置得非常高。但是主席向我们提出的关键问题不是我们是否“支持”一项给定的建议，而只是我们是否反对它——这两个问题之间有着非常重大的区别。

此外，还必须说的是，当会员国单独阻碍仅仅是启动一份条约的谈判而且多年来都反复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让自己肩负了巨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不仅阻碍了国际社会制订新的国际法律规范，而且还为其他国家树立了可资效仿的范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让多边主义努力停滞不前。当所有行为体的重大安全利益都受到全体一致原则保护时，这类行为就更加让人费解，而且如果到最后某个行为方不喜欢通过这类做法达成的条约草案，并没有强迫其成为条约的缔约方，正如之前大量事例所表现出的那样。

但我必须说的是，我对事件进展观察得越久，我内心的印象就会越强烈，这个印象就是，问题的实质并不是实际要取得突破，而是确定在突破遭到阻碍时，没有看到那个行为方的身影。

裁谈会的工作方法让这个问题变得非常简单，因为各代表团并不需要向会员国通告他们的保留意见，而只是私下告诉任期为 4 周的主席他们所不喜欢的。而

且如果某位主席确实提出了某一方真的认为非常切合实际的建议，那么就可以断定，总是会有一些人对其提出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会对其进行驳斥，而且大多数时候是在私下。公众对于裁谈会内部正在发生什么毫不知情，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经常提出来的阻碍取得进展的仅仅是“缺乏政治意愿”，我总是发现这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空洞，因为当然是那些在争论中持相反意见的人总是缺乏政治意愿，永远不会是自己一方缺乏政治意愿！

在裁谈会工作四年后，关于裁谈会应当做什么以摆脱困境，我有什么“秘方”吗？我很遗憾，我必须说我并没有魔杖。

但是，在思考整个多边核裁军努力的境况时，我仍然认为，国际社会应当继续坚定地寻求一份可核查、不歧视的国际条约，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以此作为通向无核武世界的重要“铺路石”。只要所有人坚决和真诚地付出努力，我不明白为何这是不可实现的。提及由来已久的文件是否真正有助于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或者仅是有助于掩饰僵局的真正原因，是我脑中萦绕已久的问题。每个人都知道，对这样一份条约进行适当的核查，需要所有相关核材料透明，这当然与“以往生产的”结果并无二致。现在，举例来说，如果事实确实是这样，那么我们为何不可同意谈判将涉及所有与实现条约宗旨有关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我们确实真诚地希望达成这样一份条约，依照这样或类似的原则作出承诺，没有人会有问题。

在目前的情况下，人们必须怀疑裁谈会是否会很快达成一项实质性的任务规定，这应是一项达成一份条约的任务，而不仅是讨论我们的议程项目。我仍然还抱有的些微希望是，联合国联大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存在将有助于让人们意识到，如果现在裁谈会作为一个机构没有受到严重破坏，那么无疑需要一些真正的实质性的灵活性。

在任何情况下，裁谈会再次做出努力严肃认真地研究其所有的工作方法的时机总会到来，这包括扩大问题和民间社会可做和事实上应做的贡献。裁谈会秘书长托卡耶夫先生在近期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就此做出了非常精辟的评述并提出了切合实际的建议。我仅是提出了一个方面的问题，那就是建立一个工作组来制订工作方案。现在确实是会员国开始在它们自己中间直接协商工作方案的时候了，还因为这将营造更高程度的透明度，这将是其自身一个值得奋斗的目标。迄今看起来似乎还没有人费力地去这样做，这确实让人感到非常吃惊。

人们总是在离开的时候百感交集。裁谈会内部的停滞状态确实让我感到失望，因为投入精力去做实现起来总是会遭到某些人难以理解的反对的事——至少是从表面看来，确实没有什么乐趣。我经常想到一个笑话，讲的是一个旅行者在不知身在何处而完全迷路时，他问一个农夫：“到日内瓦怎么走？”这个农夫在思考了一阵后回答称：“先生，你从这里无法到达日内瓦！”这确实是一个笑

话，但我认为，大多数人在裁谈会内艰难地发现现实，但是你们知道，他们发现很难找到笑点，但这确实是一个笑话。

但我必须说的是，这种失望并未妨碍我在日内瓦的愉快时光。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可以做出贡献，也曾作为裁谈会主席，努力展现这个机构更为真实的境况。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事要做，这让人始终都很忙碌。

我在这里过得愉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同事间的友好关系，这与某人赞同或是不赞同几乎没有关系。正如一些总是乐于辩论和喜欢提出异议的人获得学问和自私的政治正确一样，我始终非常清楚，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这样是好的，我确实感谢这种积极精神。为此，我希望感谢每一个人。

还要特别感谢那些帮助我们完成工作的人，裁谈会秘书长、副秘书长和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口译人员、日内瓦论坛以及“达成关键意愿”和“新闻与媒体”的作者。

最后，感谢我自己的团队多年来热忱地支持和包容我。

主席先生，亲爱的同事们，我向你们辞别，祝愿你们工作顺利。

主席(以英语发言): 非常感谢霍夫曼大使的发言，以及对主席和其他人的友好之辞。非常感谢。

在我的名单上，第二位发言者是智利大使。

奥亚尔塞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我祝贺您担任裁谈会轮值主席。智利已经担任过这一角色，而且我必须说，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还希望感谢外交部长今天早上与我们分享他的看法。而且，作为 G-21 的一员，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所开展的工作和做出的努力，并且感谢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安格拉·凯恩女士分享的看法和传达的讯息。

我很快将离开智利驻日内瓦国际机构和裁谈会常驻代表团，回到智利国内外交部担任多边主义领域的新职务。我想说的是，德国大使分享的背景信息有助于更加清楚地了解历史、政治和技术背景，因为这个原因，我很高兴德国大使首先发言，因为他总是善于分析并且提出好的想法。这必须，我重复一下，这必须在裁谈会的工作中得到考虑。

在裁军界工作，一直都让我感到非常荣幸。我认为，说到裁军精英并不恰当，但我确实认为各国需要培养裁军领域的专门知识，这不仅有利于捍卫各自的利益，而且这样他们还可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个共同事业。这是我们共同责任的实质，也是多边主义体制的宗旨。非常遗憾的是，还不可能实现正式通过工作方案所需的灵活度，这种灵活度可让裁谈会开展一项多边机构所需的、具有包容性和有用的集体行动，而且我使用的是“包容性”这个词，因为其范围非常广泛。裁谈会应当有能力制订普遍标准，加强和补充为促进不扩散和裁军所做出的双边努力。

我感到，在现阶段，我应当深入分析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我无法抵挡住这种诱惑，因为我除了是外交官之外，我还是一名学者。我会努力说得明白一些，并谈及一些近年来在法律领域出现的被作为惯例的挑战。过于详细的叙述对我来说是不大合适的，因此出于最大程度的节制，我只提出四点，因为我们仍然相信有必要继续建设普遍和有效的多边主义，而且就在裁谈会内部这样做。

首先，裁谈会仍在经历一个关键阶段。我们可以在这里，在联大，像这样夸夸其谈，但是这个当口仍然非常关键，而且僵局也仍然真实存在。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我们需要思考我们的事业并寻找可行的替代办法，能够很好地促成裁谈会必然和更加彻底的改革。裁谈会目前缺乏包容性和生产力，这两个都是基本的概念，这将危及裁谈会的合法性和可信度。

我们是否应当强行进行实质性变革以实现核裁军，或者是寻找一个一步一个脚印的办法会更好？智利支持采取切实措施，或是铺路石，这是旨在降低核武器的临战状态，以及增加核武器库存的透明度。如果我们考虑到全球现实，这些措施中需要包括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

其次，这种情况让我们转到谈及第二点，这一点德国大使已经提出，而且这在联合国根本法律中也并不是新问题：思考协商和全体一致原则的必要性。我们所有在裁谈会工作的人都有义务进行协商。但是，根据合法的国家利益，决定加入或是不加入协商达成的协定，是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持的上次会议上，我们听到一些代表团坚持改变全体一致原则。我们这些在联合国系统内工作数十年的人非常了解这个原则的优势和劣势。我建议阅读一下墨西哥伟大的外交官卡斯塔涅达所著的对联合国根本法的解读，从而了解所涉程序的技术细节。这很重要，因为这不仅影响程序规范，而且还影响政策。全球环境已经改变，多边制度也已经改变。裁谈会在努力调解所有国家安全利益的过程中，在适应当前国际现实上也面临挑战。我们必须就一种工作方式达成一致，确保包容性和透明度。我们当前正面临的问题不仅与这个特定论坛有关，而且还与我们在思考中不应遗漏的全球政治和战略现实有关。世界已经改变，如果我们要超越冷战现实，聚焦人类安全终极目标，一种现代化的、最新的方式做法至关重要。这是所有人类的普遍利益，而且也是全球公民寻求的东西。鉴于此，我们必须相应采取行动。

第三，作为治理问题，寻求一种恰当的方法，允许我们分析民间社会对裁谈会的贡献，这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这种方法应当具有包容性，与本论坛的协商工作一致。在这方面，应当考虑其他联合国机构和政府间论坛的做法。我们认为，当前多边制度的现实(参与和民主)，需要来自民间社会的积极贡献。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

第四，在智利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我们探讨了十分灵活的模式，允许了包含四个工作组的普遍授权。包含具有积极的不确定性的模式，在这个论坛和其他论坛是具有优势的，而且经常被用于多边进程中。根据这些原则开展的工作仍在继续，这正如我们在近期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以及在五常加德国(P6)的工作中所

看到的。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划定的限制在哪里。是否存在红线，如果跨过红线，是否会允许我们采取不同的途径？

我们必须牢记近期在纽约武器贸易条约谈判中的经验教训，这表明采用更加注重人类安全，更少以国家为中心的逻辑开展不同形式的谈判，可以带来不同的结果。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经验教训！

秘书长托卡耶夫先生也制订了一系列我认为我们应当采纳的办法或想法。有一些人说秘书处不应提出建议。我在联合国系统内工作了 40 年，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这是每个人的职责。确实应当由政府作出政治决定，但让我们希望裁军界包括秘书处、民间社会组织和裁军机构，都能够帮助推动这个论坛向前发展。

智利与大多数国家一样，而且我可以大胆地说，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有效的多边主义，这种多边主义应当运作起来，国际机构也应当运作起来，因为这将推动我们自身的安全、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人类的安全。这是多边主义的目标。这就是建立联合国的原因。我们通过我们的想法和参与，一直向裁军和不扩散机构做出贡献，尽管贡献很小，但总的来说通过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向世界公开摆明了建设性态度，而且国际标准和制度对于裁军和不扩散机构的存在也至关重要。我还认为这对于人类的存在也非常重要。

我非常感谢我与所有同事(不仅仅是大使们)建立的友谊和开展的交流。我希望借此机会特别感谢裁谈会秘书长托卡耶夫先生，他对于推动裁谈会采取行动做出了坚决的承诺，并一直向国际社会传达秘书长的信息和想法。我还希望向亚尔莫·萨雷瓦和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因为正是你们始终能够贡献想法、好的做法和政治经验，我说这一点是因为我曾作为法律司工作人员在联合国工作过。我还感谢民间社会代表们在国际体系内提出重视裁军和安全问题的观点，以及还感谢口译人员，尽管我们存在多样性，但他们为更好地相互理解提供了可能。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智利是一个小国，我们的代表团也很小，我希望衷心地向我的副代表表示感谢(我们仅有 1 人处理所有裁军问题)，感谢他帮助我更好地为了保护人类的利益而代表我的国家，以及帮助我将裁军谈判会议和整个裁军机构动员起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智利大使的发言，以及对主席的友好之辞。

下一位发言者是印度大使。

梅赫塔女士(印度)(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很高兴借此机会表达印度代表团对您担任裁谈会主席的祝贺，表达对您努力履行职责的全力支持，并祝愿您和其他同事们未来几周的努力能够取得进展，包括在会议期间的那段时间。

我认为这将是我在裁谈会的最后一次发言，而且我希望借此机会对这里的同事们提供的合作表示深深的谢意。

今年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因为我有幸参与到“五常加德国”的会谈中。这种经历反过来给了主持裁谈会的代表团对裁谈会的动态情况有了非常特别和宝贵的观点。由于这种机遇只在 10 年出现一次，对于我们这个时候在这个位置上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好运。

我作为印度驻日内瓦裁谈会常驻代表时光忙碌而充实，这与最初认为的这个论坛了无生趣和不会发生重要的事情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一段宝贵的职业经历，为此，我必须感谢各代表团和托卡耶夫先生及萨雷瓦先生领导的秘书处的同事们，在座的每一位，而且特别是印度代表团的同事们。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我在判断上存在一种偏见，我刚开始认为所有的外交官都是一流专家。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我确实认为，裁谈会内部的外交技能和经历确实非常卓越。这些值得坚持和保留，而且这些特质必定成为未来裁谈会在该领域取得进展的基础。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论坛，而且印度代表团继续看到其中无可争辩的价值。裁军外交是一个高度演变的领域，但又是一个略微神秘的领域，第一眼可能看来有些让人畏惧。我必须说，我在这个会议室里受到了许多富有见地的专家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了那些在我们周围和我们上级机构，在旁听席上提供意见和对我们的立场进行批评的人的欢迎。在这里度过的时光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收获的经历。为此，我感谢所有人。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大使的发言，以及对主席的友好之辞和支持。

在我的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荷兰大使。

范登艾塞尔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 与在我之前发言的同事一样，这也是我在裁谈会的最后一次发言机会，因此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向新主席表示欢迎，希望他好运，我向他保证，荷兰代表团将提供支持，当然，我也感谢他向作为即将离职大使之一的我的友好之辞。

在我大概四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第 CD/1864 号文件刚刚得到签署，而且我与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一样，满怀希望，但与我的许多前任不一样，我希望看到裁谈会确实再次运转起来。但是正如我们所有人现在都知道的，这个希望被证明是没有事实根据的。1864 年，1933 年，1948 年，或许还有其他历史上重要的年份，那些让我们回到工作状态的努力都失败了。在过去四年，我在这个大厅内，经常表达荷兰对这种停滞不前状态的失望。我现在不准再重复那些话语。

我们定期在这个大厅内讨论造成这种停滞不前的原因。这是否就是我们工作和将我们组织起来的主要方式，或者这仅仅是因为缺乏政治意愿？那些鼓吹后一种立场的人总是指出，裁谈会已经取得了成果，并且声称议事规则和组织安排仍然有效。但是，裁谈会最近一项成果的取得日期可以追溯到 17 年前，而且我认为，很难想象一个机构，更不要说一个公司，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如果这个机构仍然像这样存在着，那么其组织方式看起来不应当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吗，难道不应做出一些改变吗？

但是，缺乏政治意愿和勇气进行大胆，但经常是痛苦的改革，以取得切实的进展，这也是事实。但是，当回首过去的四年时，裁谈会的停滞不前占据了记忆。作为裁军大使，我在许多会议、大会和谈判中代表我的国家荷兰。我不会一一列举这些会议的名称，但我记忆最深的是《生物武器公约》缔约方审议大会和《武器贸易条约》谈判。我满怀喜悦和感激地记得这两次会议。这两次会议都表明，多边裁军是行得通的。我还深深地怀念我们的年度旅行(一些人将其称为“学校之旅”)，这是到纽约的第一委员会去。

多边主义意味着你必须与持不同意见的人交涉，而且你必须与拥有不同评估意见、不同利益、不同看法的国家寻找到共同点，我认为在一种真诚和透明的氛围内才能最有效率地完成这一点。而且回首过去的四年，我认为裁谈会在多边主义问题上没有辜负众望。我非常感谢与所有同事和代表团的接触。不管是在日内瓦，还是在纽约，我都非常珍惜这种集体氛围。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而且尽管裁谈会这条大船在淤泥中越陷越深，但作为船员中的一员，却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为此，我感谢大家。

我还希望感谢裁谈会秘书长托卡耶夫先生及其副手萨雷瓦先生，他们总是在努力帮助我们理清头绪。还感谢所有工作人员和口译人员的辛苦付出。我曾希望我们能够让你们在一个热火朝天的裁谈会内工作更加努力，但你们确实干得非常出色。当然，还感谢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表现出的极大兴趣，感谢你们作为我们的镜子，照出我们不愿看到的我们自身的缺点。而且一点也没有阻碍你们成为优秀的记录员和档案保管员。当然，我还感谢我自己的代表团的成员。

最后，我向继续留在日内瓦裁谈会的你们的忠告是，我认为多边工作必然是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多边工作就是在同样的事情上反复尝试，寄希望于总有其最终起作用的时候。这是一个寻找理想与现实最佳平衡点的过程。理想抱负决定方向，现实主义决定步伐，理想的现实主义。

亲爱的同事们，亲爱的主席，快速取得成功并不是多边工作最突出的特征，而且也肯定不是多边裁军问题的特征，但是请继续努力。祝你们一切都好。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荷兰大使的发言以及对主席的友好之辞。还有人要求发言吗？我看到了俄罗斯联邦代表。

瓦西里耶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 首先，我想说明的是，这不是我的告别发言，我很抱歉我也不会用智慧的语言和生动的回忆来取悦你们。我希望提请大家注意我们今天已经审议过的问题。

但首先，我想感谢伊拉克外交部长兹巴里先生向裁谈会的致辞。我们还非常感谢秘书长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安格拉·凯恩女士参加今天的会议。

主席先生，我们欢迎您担任论坛主席。我们希望，您今天说的打算继续在工作方案问题上寻求妥协，会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开启这个论坛的实质性工作。同样，我还希望感谢裁谈会前主席伊朗大使莫森·纳兹里，感谢他努力组织讨论，以便找到裁谈会工作方案的妥协方式。

当然，我也希望加入到向即将离开我们的同事的美好祝愿中，希望他们取得成功，工作顺利——或许比在这里的这些年期间工作更加富有成效。但我确信，他们将深深地记得这些岁月，以及他们在多边外交中获得的经验。

如我所说，我希望重点强调两个问题。首先，我们非常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和副助理国务卿安妮塔·弗里特提请我们注意奥巴马总统在柏林的讲话。新的倡议当然值得最慎重的研究和考虑，莫斯科方面肯定会这样做，而且在未来的阶段，我们会向美国同事做出答复。

现在清楚的是，提议的新的战术核武器的水平，同审议与战术核武器相关的问题的建议一样，预计核裁军进程将从俄罗斯—美国的双边对话转变为多边形式。

当然，其他国家在这方面也要发挥作用，不仅仅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因为非常明显的是，只有在不出现抵消高精度武器能力、常规武器方面取得均衡以及不向其他领域包括外层空间转移军备竞赛的情况下，核裁军进程才能向前推进。我再次重复，我们将周密研究所有这些建议，而且我们愿意就所有提出的问题开展对话。

第二点：我希望再次向安格拉·凯恩女士参加今天的全体会议表示感谢，而且必然会从她参加我们的会议中受益，以便提出一系列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关系到我们在日内瓦的人中的许多人，即使不是全部人。

我们在纽约的同事已经将 2014 至 2015 年预算草案发给我们，联合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将对此预算草案进行审议。我重申，在我看来，一些问题是政治性问题，而不是行政性问题。

特别是，我们希望阐明的是更改日内瓦裁军部机构名称的原因。当前的名称为“裁军谈判会议秘书处和会议支助处”。建议称将把这个机构称为“日内瓦处”。但是在官方语言中，至少在外交部门，这意味着裁军部实际上已经同意，裁军谈判会议不再存在。我希望了解在联合国的语言中这指的是什么。

让我们烦恼的第二个方面问题是裁军部内部的任务重新划分问题。我们了解到，专门有一个计划将与生物武器有关的问题移交纽约，但是我们都知，在日内瓦有一个生物武器公约执行支助股，而且相应的，所有与该公约相关的活动都是在日内瓦这边进行的。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真实性有多少。

之前考虑到裁谈会议程中有一个项目是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因此还做出决定将空间问题的卷宗从纽约转移到日内瓦。现在，就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个员额将被取消。

当然，在削减和重新划分这些职能的背景下，正在该部内部建立一个有 3 名工作人员的战略规划股。这当然是一项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任务，而且我们必定会支持所有战略规划。但是，在我们看来，战略规划主要是联合国会员国的任

务，通过在联大上通过各项决议来实施，而且特别是，我希望我们将在这个会场内通过的决定，能够表明我们应该前进的方向。

主席先生，再次感谢今天的这次会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俄罗斯联邦代表的发言，以及对主席的友好之辞。还有代表团要求发言吗？请印度代表团发言。

基尔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在我国大使感谢您所作努力之后，再次表达我的感谢，以及祝贺您担任裁谈会主席。

我想简短地谈谈俄罗斯同事提出的裁军事务厅的预算提案，我们的一些同事上周已经在纽约进行过讨论，而且本周晚些时候及之后，还将在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关于俄罗斯对来自秘书处的预算建议中的一些提案表达的担忧，我们也同样存在着担忧，而且我们希望在对这些提案进行进一步审议时能够考虑到我们的担忧和会员国的担忧。我们承认，其中许多建议属于秘书处的管辖范围，但是倡议的许多特权领域在会员国，我们希望在继续推进的过程中保留这一重要的差别。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印度代表的发言，以及对主席的友好之辞。现在请安格拉·凯恩女士发言。

凯恩女士(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以英语发言): 我必须承认，我对这次发言没有准备，但另一方面，我也很高兴有机会实实在在地提供一些有关我们建议的变更之处的更多信息，而且如果裁谈会或一些会员国希望与我进行更多讨论，事实上我会非常欢迎。

上周我参加了两次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会议，今天这个委员会将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我们在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内一直在参加会议，当然，第五委员会将在秋季提出这个问题。

首先，这不是一个财务问题。这根本不是拟议预算，因为这不是一个财务问题。这只是在拟议预算背景下，我提出的一些希望得到会员国支持的提议，而且偏巧只有两个会员国说没有获得支持，但另一方面，还有许多其他的会员国会支持。

现在，为何我要做出这些变更？首先，我现在已经从事这个工作 15 个月，而且当我研究工作人员的想法和我研究你们赋予我们的这个任务和授权的范围时，我发现，这可以涉及一些我所谓的“再平衡”问题。而且说到再平衡，首先我想到的是变更名称。所发生的事情是，存在的这个冗长的名称仅指的是这个处为裁谈会服务的职能，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但另一方面，这个处还处理其他的问题。因此我们感到，更好地反映这个处所从事工作会更好一些，即这个处有你所提到的生物武器公约执行支助股、有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执行支助股，而且还为其他一些机构提供会员国授权的服务，因此，简单地将其称为联合国裁军事务厅日内瓦处，会给出更好的表述。我们在纽约的是裁军事务厅，我们

为第一委员会服务，我们为裁军审议委员会服务，我们为其他机构服务，但是我们是裁军事务厅。因此我们只是认为，这是一个更好的表述，而且这也是一种简化。听起来这里的这个处像是大会和会议管理部，它就像会议管理处。但它不是；它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处，而且我希望它会被看成这样。尽管，而且确实是这样，其中一项主要职能是向裁谈会提供服务(这非常重要)，但是其他问题也在得到处理。

当涉及到生物武器时，我认为存在一种误解，只是因为纽约有一个被称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处的部门；那就是，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核、生物和化学武器。因此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传统上始终是在纽约处理的，但其并不涉及这里的生物武器公约执行支助股。这是一个单独的职能。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处分离，而将其放在其他某地，并让其完全独立。因此这只是始终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延续。

现在，当说到战略规划股时，我还发现许多问题是跨领域的，而且或许“战略规划股”都只是一个我们简单命名的名称，但这却在许多其他部门中存在。许多其他部门已经有了战略规划股，而且这是一个在联合国内已经得到认可的命名，因此我们也采用了这种命名。但是，如果你看看我们处理的问题，其中许多不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不是常规问题，而是超越这一点的普遍问题。我们始终在实际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上存在问题。我们可以胡乱地将它们交给一个处或另一个，但却并不适合；因此，我们决定将工作人员从我们现有的工作人员中抽调出来，让他们到一个我们选择称之为战略规划股的地方工作，因为这是一个已经得到接受的命名。我们本可以将其称为跨部门股，但这是一个有点奇怪的名字，因此这就是我们将其称为战略规划股的主要原因。

我们还提出了其他一些建议，让我告诉你们这些建议是什么，因为你们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你们提到了一个政府专家小组。我们有政府专家小组，而且我们有一些传统上在日内瓦管理了一些年的计划，以及其他在纽约管理的计划。让我向你们做出解释。

当然，政府专家小组的工作是你们会员国决定的，而且这取决于在哪里对这些工作进行管理。例如，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专家小组将在日内瓦进行管理，因为与裁谈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认为在日内瓦进行管理比较好，因此我们保持了这种非常密切的关联。其他还有诸如外层空间问题政府专家小组；由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问题在日内瓦进行处理，因此我们认为在日内瓦管理这个政府专家小组会比较好。这是一种符合逻辑的思维方式，所有这些零碎的东西都会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另一个问题是研究金计划，而且研究金计划曾经在纽约进行管理，之后出于某些原因，转移到了日内瓦。而且我已经提出，出于两个原因，应将这个计划转移回纽约。第一个原因是研究员们将他们的绝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纽约。但当涉及这个计划时，什么都没改变。这不存在财务问题，也不存在计划问题，什么都没变。唯一改变的是处理这个计划的工作人员将在纽约办公，而不是在日内瓦。

反之，为了平衡工作量，我所做的事情是提议将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放到日内瓦。为什么？因为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是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受托管理人。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在日内瓦，而且我们总是感到，裁军研究所也感到，这样说吧，如果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在纽约，而不是在日内瓦，这两个机构之间就会脱节。而且还因为在日内瓦有一两个成员，因此会有直接的关联。对我来说，这样做非常有意义。是否存在财政问题呢？不存在。那么是否对人员配置存在影响？也不存在。因此，不管我提议的是什么，都不存在财务和人员配置问题，这只是对其如何看待的问题，在裁军事务厅如何运转方面，让其更加具有凝聚力。

现在让我告诉你们另外一个因素。在 5 个办事处，我们共计有多少人？纽约，日内瓦，以及位于洛美、利马和加德满都的三个中心。我们有 59 人，包括支助人员。这是一个规模极小的厅。因此，我所努力要做的是让这个厅工作更加有效、更加高效，更加有收获，我想说，效率可来源于制度。因此，这就是我提出这个建议的根本原因。但是，再次强调基本的依据，没有财务影响，也不会对计划造成影响，因为计划并未改变。

感谢给我机会解释这个问题。

格里纳维奇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 主席先生，由于白俄罗斯代表团是在您担任轮值主席期间首次发言，我希望祝贺您就任我们这个谈判机构的负责人。您在工作中，始终会得到来自我们白俄罗斯代表团的支持。

关于第 A/68/6 号文件第 4 节的内容，我与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和印度代表团有着同样的担忧。我们感谢安格拉·凯恩，希望各代表团注意，驻日内瓦和驻纽约的办公室之间对任务进行任何的重新分配，特别是试图将生物武器和常规武器领域的特定问题进行转移，将会造成有必要扩大或重新分配各国驻日内瓦和纽约的代表团的职能任务。在目前阶段，现有的机构非常适合我们，因为生物武器和常规武器领域的核心问题现在是在日内瓦这边进行研究的。我们还认为，总的来说，提议委托给新的战略规划股的职能，在各个方面都与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目前所履行的职能有交叉。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白俄罗斯代表的发言，以及对主席的友好之辞和支持。下面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发言。

纳兹里·阿斯尔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你担任主席职位表示祝贺。看到像伊拉克这样的兄弟国家担任裁谈会主席，让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而且我向你保证，在你担任主席期间，伊朗代表团将向你提供全力支持。

感谢尊敬的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安格拉·凯恩女士的发言。我的同事告诉我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将带来政治影响。因此，我赞同俄罗斯、印度和白俄罗斯同事已经表达的观点。我希望，在纽约会有一次机会让我们对整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然后我们再作出一个决定，将对裁谈会和在内

瓦所开展活动的影响降到最低；我特别指的是执行支助股。所以，这就是整件事情。感谢你做出的解释，但是我只是希望支持我们的同事已经发表的意见。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的发言，以及对主席的友好之辞。还有代表团要求发言吗？看来没有。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2013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举行。

中午 12 时 35 分散会。